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北尖日志

■李浩然



插图/唐建平

这是一篇登岛采访时的日志。清晨，海风拂晓，晨曦微露。北尖岛上，青山翠绿，湛蓝的天空与大海交相辉映，夹杂着啾啾鸟叫声的“碧海潮声曲”，唤醒了睡梦中的人。

8时，我跟随黄班长在岛上巡逻。从海岛码头到部队营区，短短1000米，要经过5个弯道，攀爬4个陡坡。蜿蜒曲折的道路就像挂在悬崖边，心惊胆战地走上一截便让我气喘吁吁。

黄班长说：“这条路，一代代官兵时空接力，一走就是60多年。”巡逻路上，我们看到很多红色大字石刻，比如“强军”“坚守”“军魂永驻”“梦”“家”“爱”。到了半山腰，黄班长提醒我休息一下，然后看向一旁的石刻。上面的文字鲜艳醒目：忍得住孤独、耐得住寂寞、经得起考验、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。

“这是我们巡逻路的中段，我们把‘北尖精神’刻在这里，就是想告诉自己，不要忘记来的路，更不能停向下攀爬的脚步。”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石刻，黄班长主动跟我介绍。

短暂休息后，我们再度走上巡逻路。其间，有的路并不算真正的道路——脚踩到哪里，哪里就算是路了。甚至有些路段，官兵要抠着石缝，蹬着树根，匍匐前行。与其说是走，用

爬或许更合适。尤其是北尖峰下的一段路，最为艰难难行。

穿过荆棘密布的盘山小路，我们终于抵达坡顶，视野顿时开阔起来。极目远眺，午间的岛屿如一串黛蓝色的珠子镶嵌在海上，岛屿之间的国际航道上，往来轮船如织。

“你看，这是我的石头！刚下连时，我挑了最大的一块摆在这儿，我告诉自己，我的战位就在这里了。”黄班长指向不远处的石头说，在他们连有一个传统，第一次登上北尖峰的官兵，都要在峰顶放上一块石头，寓意在海岛增加自己的力量。

闻言，我也拿起一块石头庄重地叠在那儿。那一刻，北尖仿佛也在我心中扎下了根。

上山是一场疲惫的跋涉，下山又是另一番滋味。前不久，一场台风的洗礼，几乎让每棵树都伤痕累累，但枯枝断茬上，现在又已抽出新的枝芽。

拇指粗细的竹子，扎根在石缝里的黄杨，缠绕在树上的薇甘菊……所有的木本、草本、蕨类、藤类都能见缝插针、恰如其分地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。

坡度极陡，感觉是在直上直下。一脚踩不稳，就会坐在草皮上朝下滑。我试图攀住路旁的灌木缓冲，几根尖刺马上张牙舞爪地扎进肉里。

下午4点，我们顺利返回营区。脱下外套，背负装具的官兵身上早已湿透。“李记者，跟我们走了这么久，一定又渴又饿了。走，我带你去逛一逛我们的‘袖珍菜地’，闻一闻南国飘香的瓜果。”黄班长热情地向我招呼道。

菜地里，一个个硕大的木瓜结满了树干，棚架上坠满了百香果，一串串芭蕉惹人垂涎，一排排蔬菜青翠欲滴。瓜果可是我们的宝贝。”黄班长说，“由于直面南海，台风季里，官兵的淡水、肉食、蔬菜补给都成了难题。最难的时候，官兵不得不顶风冒雨上山挖野菜。”

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连队官兵踏遍整个海岛，从石头缝里抠出泥土垒起“袖珍菜地”，从山上搬来巨石，筑起挡风石墙；在乱石堆中辟出鱼塘，垒起猪圈。

听到这里，我感觉口中的瓜果仿佛又添了几分香甜。夕阳西下，坠入暮色；星河闪烁，灯火阑珊。“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”得知黄班长有结婚的打算，我忍不住问道。“再等等吧，北尖岛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它。”黄班长淡淡地说。

黄班长，名叫黄振海，是陆军某旅“海防模范连”一名一级上士。



记者心语

愿乘风好去，长空万里，直下看山河。

兵的日常生活

■北乔

我爱看。

我的军旅文学创作一直关注兵的日常生活。我曾以散文的形式广泛且颇具深度地描摹营区和兵的生活日常，从他们的常用词语、顺口溜到各种军用品；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到个性鲜明、兵味十足的行动，我醉心于书写营区的生活细节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。

多数军人带着年轻的视野和生命体验来到营区，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与世隔绝。正如那营门总有敞开的时刻，那营区的院墙并不是很高，外面的世界会以各种方式来到军人身边。然而，军人的生活又是相对独立的，营区世界是自成一体的。所谓于寻常之中见奇崛，处于营区日常生活中的军人，是军人又是普通人，但并非两者简单的叠加。

因为一身军装，因为营区，军人的日常生活有别于营门外的世界。“引而不发”是和平年代军人的坚守，更是生活状态的真切表述。无处不在的军旅文化的浸润，铁一般的纪律和特殊规则的约束，军人的日常生活有着非同一般的特点。那些极平常的军人生活细节，其实蕴藏深厚的意味，关键词为“修养”。比如队列训练，既是纪律意识和团队精神的训练，也是军人自我形象和气质修养的体现，这些都是战斗力生成的关键路径之一。被子，是军人素养的浓缩缩影。叠被子，讲究三分叠七分整。叠，需要把控和折压。整，如绣花般心细手巧，轻轻地抹，细致地捏。把柔软的被子叠成棱角分明的“豆腐块”，要求兵们实现刚与柔、粗犷与纤细的完美统一。

兵味，更多的是无法言明只可心领神会。所以，当军人身着便装走进大街小巷的人流，当军人退役后走上社会岗位后，人们总会说，这人当过兵，这人身

上的兵味浓。是啊，有过当兵的经历，便在生活中烙下了如胎记般的印迹。其性情、为人处世和工作作风，都会有抹不去的军人特质。

有关营区生活，我印象最深的有那些紧张危险的任务，有那些有如实战的对抗性训练，还有瞄靶练习和400米障碍训练。我们那时的射击瞄靶多是在5公里武装越野或高强度战术训练之后，为的是提高极限运动之后的射击精度。射击讲究用心瞄准，无意击发。瞄准时需要凝神屏气，保持身心的瞬间平和，手指扣动扳机则是悄然之中完成的。400米障碍由跨桩、壕沟、矮墙、高板跳台、云梯、独木桥、高墙、低桩网等障碍物所组成，这是战场行动能力的综合提炼，那一个又一个障碍也是军人日常生活所克服困难的隐喻。当年，400米障碍也是我调理情绪的绝好去处。心情不好时跑上一回，一切都可治愈。训练场上的一切，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我回忆营区生活的主要部分。

随着我对营区的想念日益深沉，记忆发生了一些变化。这些具实的画面渐渐潜入我的记忆深处，不再经常性浮现。我还会时常想起营区生活，但训练和执行任务的细节和过程多半开始被忽略被遗忘。营门内的日常生活，占据我回忆的制高点和主场域。我爱想起那些营区里或走或跑，或坐或立，或休息或训练的兵们。他们每个人都是我，我又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。有太多的真实场景日渐模糊，兵们和营区都具象之味和精神之质。自我的言说和对他的讲述，都像是在写小说。而当我读自己的军旅小说时，反而觉得这才是我军旅生活的纪实。



防化战士速写

■刘强 王子乐 郑祥权

夜幕四合，一场综合对抗演练激战正酣。

迅速向前开进的部队宛若一条蜿蜒的长龙，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上级通报：“某地化工厂遭到化学武器袭击，命你组迅速前出，判明毒剂种类，并进行洗消……”接到通报后，侦察组组长张伟迅速穿好防护服，带上侦测设备，赶往事发地域。

这是一座废弃的化工厂。张伟立即召集小组部署行动：“目前染毒种类、数量、位置均不清楚，情况十分危急，一会儿由我先行进入毒区侦测，待判明毒剂后，冯成、曹磊和张广林跟进采样、化验和标定毒区。”说完，他便消失在夜幕中。

深入毒区后，张伟压低身姿，透过厚厚的防毒面具镜片展开搜索，不放过每一处可能染毒的具体区域。此时工厂内能见度极低，并伴有有害气体泄漏。

不久，张伟在一处疑似染毒地域停下。他小心翼翼地抽出侦测管，对疑似染毒区域进行抽气。“不好！”当看到红管上显色是嫩绿色时，张伟的心一沉，“中队长，这工厂里面可能不仅有一种毒剂！”中队长巫善彬在对讲机那头提醒：“要加快速度，如5分钟内还不能判明毒剂，你必须先退出毒区，防护服的防护时间快到了！”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内，张伟屏气凝神，浑身已经湿透，密密麻麻的汗珠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，让他几乎睁不开眼。根据以往经验，他拿出一红管对毒剂进行检测。终于，管内的显色区域里红色渐渐显现。

“是VX和沙林混合毒剂！”收到结果后，中队长巫善彬快速下达指令：“侦察组立刻对毒区空气、土壤、水源进行采样，并标定染毒边界！洗消一组做好洗消准备！洗消二组开设洗消站，准备为受染装备和人员进行洗消！”一声令下，各组迅速投入战斗。

很快，对讲机里传来洗消组的声音：“受染区域毒剂浓度达到安全范围，人员可以解除防护！”此时，张伟脱下防护服，浑身早已湿透。他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，黝黑的脸上挂满汗珠。

得胜归来，张伟望向窗外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星星点缀着整个夜空，远处的山峦起伏，托起了一轮巨大的圆月。望着眼前的景色，张伟的思绪回到了10年前。

10年前，新兵连结束时，张伟来到了防化分队。第一次专业训练结束后，张伟刚脱下防护服，同班的一名战友看着张伟的脖子和手臂惊呼：“你身上怎么红了一大片？是不是训练的时候不小心沾染到了模拟毒剂？”掀开张伟衣服一看，他全身起了一大片密密麻麻的红疹。见大家都围了过来，张伟赶忙解释：“老毛病了，因为皮肤容易过敏，一闷就会起红疹，只要慢慢习惯就好了。”

后面的几年，张伟凭着一股不怕苦不怕累的劲儿，不仅克服了身体上的过

敏，还练就了一套过硬的侦测技术，成为中队的技术骨干。2018年部队迎来改革，中队从“单打独斗”到“体系作战”，新装备不断列装，任务也越来越多样。面对这一形势，张伟和战友们紧追快赶学习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。

崇山峻岭之间，一支整齐的队伍正在快速行进。

这是一次冬季野营拉练。初进山区时，四周苍劲翠绿的松树高傲地挺立着，像一个个挺拔的哨兵，守护着座座群山。

队伍中，中队长巫善彬眉头紧锁，脑子里不断复盘着刚刚的战斗综合演练，不时低头看看手表，警惕地环顾四周。

就在十几分钟前……“前方发生爆炸，伴有不明气体泄漏！”对讲机里突然响起急促的声音。侦察车行至山坳，这里一面是山体，一面是河谷，四周地形复杂。

“迅速穿好装具，隐蔽！”巫善彬大喊着让官兵迅速穿戴防毒面具和防护服，卧倒准备迎接“冲击”。

情况结束后，巫善彬对官兵的装具穿戴情况进行突击检查。掀开几名战士的防护服一看，巫善彬脸色沉了下来，随即在评分表上画了一个重重的叉，当场判定几名战士“阵亡”。

“衣襟都露出来了，如果是真正的战场，你们早就没命了！”巫善彬严厉批评。几名战士面面相觑，不敢吭声。

作为中队长，巫善彬深知只有在平时训练中严格要求才是对战士真正的保护。在中队，巫善彬对工作是一丝不苟，近两年来中队各项建设捷报频频。

曾经，巫善彬在一次化验训练中发现，官兵在抽取毒液时，常常因为力度把握不好而导致化验结果与实际相去甚远。“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战场上决不能有丝毫偏差。”一丝不苟的巫善彬当然接受不了这种误差。他大胆反传统思路，带领官兵探索出了一套全新的方法，将试剂滴入过滤后的毒液里，不仅大大节省了化验时间，还有效降低了失误率。

最终，巫善彬带领分队在演习任务中全力以赴，成功处置几次险情特情，圆满完成了此次联合作战演习任务。

“申新全用时11分48秒，五种毒剂检测全部正确，总评满分！”考官话音刚落，申新全一下子跳了起来，顾不上擦额头的汗珠，便跑去向班长张伟报告这个喜讯。

几个月前，申新全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居然被分到了防化中队。来当兵之前，申新全就期待自己能成为特种兵，但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玩笑，让他意外地来到了防化中队。

在防化中队营门前，郁郁葱葱的花坛里静立着一块石头，上面刻着“鏖战毒雾，英勇无畏”八个苍劲的大字。每天，申新全进进出出都会注意到这几个字，随即想到防化兵要和各种侦毒器、侦毒管、模拟毒剂打交道，还要穿着笨重的防护服训练，和自己的特战梦相去甚远，心里总是有些遗憾。

“现代战争中，武器不仅仅只有看得见的炮弹炸药，来自化学武器的伤害往往更加致命，因为我们的敌人是看不见的。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，当时的科学家和防化兵们就第一时间进入爆炸区，冒着巨大的危险采集了珍贵的数据，为我国的核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作为新时代的防化兵，我们的使命任务更加光荣神圣。”中队指导员洪伟男在和申新全一次集体谈心时，讲出了自己对防化兵的理解。

“我们一直在和看不见的敌人战斗。”这句话久久地在申新全脑海中回荡。他想起了汶川地震中，防化兵英勇无畏地第一时间进入震区，对空气、土壤消毒，监测饮用水和震中地区的化工厂，避免了灾区发生更严重的灾害。想到这里，申新全作为一名防化兵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时间也在悄悄地改变着申新全。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判明各类毒剂的方法。训练场上，他总是拉着班长一遍又一遍看自己动作是否准确。

十月的春城迎来了第一股冷空气，萧瑟的风中带着些许凉意，申新全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专业考核。

“预备！开始！”随着考官一声令下，秒表飞速地在电子屏上跳动着。申新全迅速跃至第一个染毒点，判断症状、毒剂取样、填写报告……一番紧张的作业后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最后一根显色管上。申新全感觉这等待的几十秒无比漫长，直到显色管中的红色渐渐显现，申新全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。

申新全飞快地喊着：“报告！五种毒剂已全部完成检测！”

考官再次按下秒表，时间指向11分48秒。

“班长，我考核满分！”申新全高兴地与班长张伟分享自己的喜悦。班长笑了：“好小子，我果然没看错你……”



高地远望(油画)

王树鹏作



长征

第5674期